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二目錄

催御史恩典揭帖

因病乞歸疏

再乞歸揭帖

乞歸三疏

乞歸四疏

乞歸五疏

辨温中丞疏

請黜用薊遼等處督撫揭帖

留温中丞揭帖

敬事草卷十二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辭甘肅鎮番恩疏

二臣奏為隆恩誤被揣分難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以逭譴戾事昨該吏部接出　勑諭勑吏部甘肅鎮番等處一月三捷大獲全勝內閣輔臣殫力運謀忠勲茂著宜特加恩元輔一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次輔賡加太子少保

廕一子入監讀書還賞銀四十兩綵叚二表裏
各餘官如故俱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
行欽此移咨到閣臣等不勝慚悚竊惟帝王馭
世大權惟茲賞罰賞雖無靳必于有功下不愛
其力而後上不愛其官所以示酬也受者無所
慚而後觀者有所奮尤以昭勸也苟不審覈其
功而濫加于備員尸素之臣或明知其無功而
聊假為體貌優崇之具則　朝廷有誤恩而人
心且鮮體矣今甘肅鎮番等處之捷臣等何功

之有臣等叨居輔弼持文墨議論徒有帷幄運籌之名曾無發縱指示之實海虜窺伺驅而出之塞外黎賊盤據處而殲之穴中彼中將吏效有其勞臣等安得以會逢之適而遂貪為已有也 皇上優厚輔臣動詢故實不靳保傅之崇階與夫延世之懋賞以畀臣等固聖王功疑惟重之意然閣臣不預邊賞前約儼然而遽爽之何施面目況此一賞所以酬彼中將士者亦斤斤無餘溢臣等足不涉戰場身不履行陣而蒙

受反出其右如　天下拭目何伏望　俯鑒悃誠
亟收成命將陞廕誥命等恩並容辭免則釋鵜
梁之愧為榮實多寬負乘之憂為既尤侈矣臣
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三十年七月十三日上十四日奉
聖旨甘肅鎮番等處屢捷殊常朕心嘉悅卿等運
籌帷幄協贊勛勷加恩示酬原係彝典宜遵成命
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二疏

奏為功賞宜衡悃誠可鑒再懇聖慈追寢恩命以存政體以明素心事七月十五日上本日奉

聖旨朕嘉甘肅等處大捷卿為元輔股肱運籌帷幄殫竭忠誠調燮賛襄勳勞茂著酬功寔為彝典卿宜祗遵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三疏

奏為誤寵踰涯捧綸增惕三瀝懇誠必祈　慈

許以遑速顛以免屢瀆事七月十六日奉

上

聖旨朕以甘肅等處捷功卿為首輔調元贊化密

勿運籌勞績居多加恩示酬實遵舊典卿宜祇承

成命慎勿固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四疏

奏為輔政多慚誤恩非典萬祈　聖明必容辭
免以免再瀆事頃因甘肅鎮番戎捷済至　聖
心愷懌推恩及臣三疏懇辭備瀝悃款蟣忱已
竭　天語愈温眷顧殷稠感深以泣夫古者辭
讓之節以三為率今臣三辭矣倘有可受之義
於此乎覥承矣然疆事源非臣守用兵又非臣
志攘功等于攫取踰制乃貽國羞前疏之内既
已畧陳無庸復贅惟是奉有綸言誤蒙調元賛

化之譽則臣深愧恧也故諺有之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喻夫政之有缺上不知而下知也今國家之元化未調臣知之矣臣不能調贊天下知之矣而　聖諭猶以四字加臣臣雖至愚豈不自知若不知其未調未贊而冥然無覺罪也知其未調未贊而悍然不顧尤罪也無能當斯稱則無能當斯賜一當斯賜豈惟不能調補之愆而即此冥然無覺悍然不顧為愆已大不可復解此臣所為滋愧而不敢也伏望　皇上亟

收成命不敢再瀝清衷臣荷　皇上非常知遇
眞所謂心膂洞達千載一時者惟即賜憐俞則
為榮為寵不可勝言不可勝報者矣臣無任叩
祈之至七月十八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嘉甘肅等處捷功該鎮文武將士俱須恩
賚卿為元輔心膂股肱調燮贊襄勳勞久著加恩
示酬原不為過卿乃四懇情詞誠切特准辭免成
卿勞謙之美該部知道

請罷收旗校揭帖

蒙發兵部題覆張仁等奏請納銀以收旗校以助大工一本到閣票擬傳旨着戶部收仰揆聖心原為該部缺乏之甚藉此以紓其急但臣等于此事亦嘗講求矣今看詳兵部執奏其說似長不敢不為　皇上言之本內欲收旗校一千四百五十名每名每月該給米一石總計每月該米一千四百五十石每年該米一萬七千四百石京師米價貴賤不齊姑以平價而論每

石計銀七錢該費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兩每名又該給與布花銀五錢總該銀七百二十五兩又該給與布二疋每疋計銀二錢五分總該銀七百二十五兩以上三項一歲之間該費銀一萬三千六百三十兩今此輩助大工銀五萬兩不須四年即費朝廷五萬兩四年之後皆朝廷妄費之日不可勝窮矣此本下戶部亦必執奏以為難行也且令戶工二部每一僉報商人皆百計千方鑽謀求脫無一人肯承當者此門

若開京師中盈實富戶誰不寓匿于其中商人益少中下人家益困國家後來覓一商人亦不可得矣只此一事妨政亦多況其他事乎臣等竊計此本不敢行仰望 皇上停止為便茲不得已兩票以請惟 聖明審擇謹具題知 一票你部裏既這等說罷 一票准他們上納但不許支糧免差銀兩着戶部收 七月十九日上

朱侍郎宜予告揭帖

題今日發下票本內有侍郎朱國祚告病一本照得本官告病已經數次臣等票其回籍者亦既屢矣本官才品甚茂不愧科名日進講章典雅端確誠宜留之以備顧問但本官因改命吏部之時偶被人言雖不足為本官累而彼以為翰林清要之職吏部銓衡之地必自重其身而後可以行其志若復不顧人言冒昧到任非君子所以自處之道而望從此輕故汲汲求去而

病亦隨之非得已也　皇上愛惜人才宜且俯順其情准令回籍養病本官年青科近召用未晚乃所以成就之而非為棄置也臣等輒依前票具揭上請不敢虛言以負　聖明無任兢惕

七月二十五日上

馮宗伯宜予告揭帖

三臣題昨日山東一省官員尚書蕭大亨等二十餘人齊至朝房来見臣等為禮部尚書馮琦講說患病真實甚危極苦勢難久留欲臣等進揭上請若獲早准回籍尚可保身事君等情臣等聞之不覺悲憐酸鼻輒為代請照得本官德性端雅學術真醇忠君愛國之心藹然滿腔而其才猷識見朗徹精敏又足以副之真有體有用之士詞林之傑選聖世之寳臣也久直講幃

繼佐銓政頗蒙　親擢禮卿襄成大典臣等方慶得人以協寅恭而不意抱痾之深一至于此本官形體素充日漸減削自去冬感病至今痰中見血脾胃受傷藥餌寡效乃其任事忠勤未嘗因病率易三月在告自以為部務多格典禮尤妨而心不能暫寧故調理尤難也今合省士夫皆為之請臣等籌之本官實當今特異之才他年大受之器若許暫回調理彼年方四十有五事　皇上之日長可以資其弘益如久留客

邸增益其疾于國于賢兩成妨礙敢乞 聖明俯亮准令回籍養病以待痊可召用則為國樹人之德意甚盛而臣等亦獲成以人事君之義矣臣等昨為侍郎朱國祚乞歸今又為尚書馮琦乞歸二事偶同且皆詞臣臣等雖甚惜之而勢不得不然非敢有絲毫私意也臣等不勝披瀝之至七月二十七日上

萬壽請受賀揭帖

三臣題恭惟本月十七日復當我　皇上萬壽

聖節之期四方之吏賫表而雲馳重譯之夷捧

琛而麕至塡庭溢闕皆願望見　天顏以伸頌

祝之忱頃歲以来槩蒙傳免去年乃命于午門

前行禮拜舞成行臣子雖獲少盡而翠華隔于

雲霄非所以昭盛美也况冕旒御宇于今為三

十年虹電流輝于今復四十載覃深仁于必世

已觀久道之成介壽嘏于緜祺方見卜年之永

臣民喜躍更倍徃時伏望 皇上令年于文華
殿臨朝受賀以聆萬國之歡呼以介萬年之景
福若以階墀狹窄不妨列班文華門外但得一
瞻天表如太陽升天容光畢照曲竇之下亦皆
奮起也臣一貫比塵首揆阻奉清光積戀經時
同于饑渴臣鯉臣賡違侍十年来從萬里未承
謦欬尤切瞻依惟 皇上乘呼嵩祝華之時復
臨御登延之舊精神與臣庶徃来體脉自然流
貫仁恩將海寓周浹祿壽自爾蕃滋矣臣等不

勝欣踴躍望之至八月初六日上

催御史恩典揭帖

三臣題都御史温純連日來朝房見臣等言試御史沈時來等兩奉恩詔許其拜官之日給與封典祗因未經實授有礙題給伊等見滿朝大小諸臣悉皆拜賜而獨久未霑恩人子至情惶惶殊切乞 皇上照各部署職事例准其實授給與所言甚懇臣等照得御史三月已堪實授今既六月矣准與實授亦不為過在御史日以恩典未得為望而在都御史又日以各差缺人

為望皆　明主所宜俯亮者也昨都察院一本
為請給恩典事尚在御前未發臣等敢為代請
惟　皇上至恩允行 三十年八月初七日上

因病乞歸疏

謹奏為政幾至重衰病日增懇乞 天慈賜骸歸里以幸餘生事臣頃因患病請假伏蒙 聖恩俞允隨叨天庖寵錫存問殷惓自昔人臣孰有如臣遭際者唏噓流涕奮身圖報臣之分臣之心也顧自調理以来病患有增無減因思枝窮力殫恐其不能終事將遺臣罪則當自量將報 聖恩亦宜自量輒有瀆請惟 皇上垂憫焉臣氣禀素薄年齡又衰無歲不病無歲不告

自萬曆二十六年首輔志皐註籍臣獨一身在閣臣性多畏人也負荷愈重兢惕愈深加之國憂邊慮并時到心獨宵獨晨莫謀莫斷千愁攬其腸萬勞攢其形每至通夕無眠終朝不食神忽忽如有失魂搖搖其屢驚如是者五年而至于今既以憂而成病復以病而增憂元氣索然而羸瘵不可為矣春間衄血過多入夏汗流如注茲者涼飔一襲肌粟骨氷頭旋足浮耳鳴目眩百節之中節節是苦疾無療理醫鮮神功而

所最不可療者語言過耳即忘追思了不可得
貿亂謬誤時常悔之此尤妨之大者也臣聞器
盈則傾物衰則落此乃恒理莫可轉移論臣之
心如盲人不能忘視論臣之力若頹波不可復
返留此無益且貽大損又奚敢饕榮怙寵而不
亟乞身乎且臣今日亦非恝然去也最喜一時
得兩賢輔忠猷亮節饒運掌之經綸正學清操
裕格心之謨略才皆踰臣十倍品亦加臣數等
必能轉旋樞極振揚杓衡維氣化于未衰鞏

皇圖于有永決非羣補支持僅如臣而已臣與二臣者白首同林相信甚篤赤心報國相期甚遠而臣之所不能者二臣能之二臣在事方新皇上但一意信任則庶績自熙而臣亦可藉以補從來之缺臣之所以去而心安者此也惟望聖慈哀憐允臣致仕俾臣骸骨歸就先臣丘隴如天恩澤不可名言子子孫孫亦頌歌頂戴于無斁矣臣無任懇迫哀籲之至九月十六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卿贊政多年純誠體國篤慎濟貞備極勞勩

朕所鑒知適今海宇多事機務殷繁方切倚毗偶緣微恙遽爾乞歸豈朕所望宜善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乞歸揭帖

謹題臣頃因患病具揭請假奉　聖旨朕覽奏知卿偶疾准暫給假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吏部知道欽此隨蒙欽賜猪羊酒米等物除臣力疾叩領具本陳謝外臣伏思　皇上恩澤天地不足以喻大江海不足以喻深糜骨粉身無所稱報但臣病係積勞所致一時并發實難調理蓋自戊戌十月大病甫瘳獨柄國事者五年于茲政幾本自繁重又多軍國大計成敗在前

安危在後徬徨躑躅無一日不擔驚受怕心神見傷致令坐卧不寧食藥難受體力疲萎手足拘攣尤苦不能强記不柰思索轉眼即忘忘即不可尋覓若不自量而猶棲遲繫戀必將誤國抑且自誤身名俱滅仰累 皇上知人之明此臣所大懼也臣之疏詞一字一血絕無虛假昰喜二輔皆忠貞清慎遠猷長才一時兩賢真堪托國臣身雖去君側有人國事無憂臣心亦放伏望 皇上至慈至仁俯加矜憐昔人于老牛

老馬尚不欲竭其餘力解而縱之聽其自便臣雖無功比于牛馬老病侵尋僅存餘喘宜亦聖慈之所動念乞賜骸骨歸之山林臣當結草地下以報天恩也臣不勝懇祈之至 九月十六日上 十七日奉

聖旨朕以卿偶疾暫假慎攝佇望日出佐理豈宜有此來奏朕心惻然便着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醫前去診視調理卿宜仰體倚任至意稍可即入輔政勿得遜辭該衙門知道

乞歸三疏

奏為積病難痊三懇　慈恩俯容退休以延餘喘事項臣具揭具疏兩懇賜骸奉　聖旨朕以卿偶疾暫假慎攝佇望日出佐理豈宜有此来奏朕心惻然便着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醫前去診視調理卿宜仰體倚任至意稍可即出輔政勿得遜辭該衙門知道又奉　聖旨卿贊政多年純誠體國篤慎清貞備極勞勩朕所鑒知適今海宇多事機務殷繁方切倚毗偶緣微恙

遽爾乞歸豈朕所望宜善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叩頭恭誦伏地不起哀祈非矯 温諭駢諄犬馬戀主葵藿向陽天眷殷惓忍圖自便使臣茍可驅策如一二年前則何敢言去去亦何為也在朝在籍誰獨非臣子乎但臣所肩者國家萬務而所苦者老疾并加如或戀寵怙恩容身固位不惟誤國抑且誤身無一可者也盖臣在閣九年無非勯勷之日蕪辛倍苦前疏略陳而

臣又運限適窮家喪疊出妻亦淪喪二子繼殤叔兄期衰屢来訃報骨肉銷殞哭泣無時公私摧殘為病固久易醫求治其人甚多而衆言龐雜耳不忍聞即昨蒙 聖慈軫念特遣太醫徐文元等五人互診臣脉舉謂臣肝氣不舒心氣不寧肺氣不清可見五臟之中而三已受其病矣至于處方用藥為舒肝清肺寧心之劑而復益之以徤脾之劑可見三臟既病而病又移于脾矣夫一臟之病易療兼二則難兼三則危而

況于無四乎文元等之言必無虛誑即欲仰遵
聖諭善加調攝將何以哉竊以為欲治諸病當
先治心而臣既在事則心兢兢祇畏不敢少舒
病何由治心虩虩驚恐不能少定病何由治非
謝事不能安心今可以謝事之秋矣孔子六十
之外尚不作周公之夢須朔在邇臣年六十加
七勢不可以復支理豈久于人世且臣入仕已
三十六年以三十六年之身服役闕廷而乞一
日之命歸死丘隴宜 聖主所深憐而亟許也

伏乞俯允臣請需恩賜閒以畢微臣始終之義

若國家之事有二輔臣在臣保其必能贊襄而

不孤 皇上之委寄矣臣無任瀝陳哀籲之至

九月二十五日

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籌國勞心偶蒙霜露之恙朕殊日夕嬰懷

然亦調理易愈何以又有此奏機務繁重朕倚耆

碩一德同心弼予至治不啻股肱卿宜體朕此意

暫攝數日即出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四䟽

奏為沉痾難療誤蒙　聖憐四懇早俞以歸餘骨事頃臣具䟽為積病難痊三懇慈恩俯容退休以延餘喘事奉　聖旨卿籌國勞心偶蒙霜露之恙朕殊日夕嬰懷然亦調理易愈何以又有此奏機務煩重朕倚耆碩一德同心弼于至治不啻股肱卿宜體朕此意暫攝數日即出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跽捧三復嗚咽不休既感知遇之難名復自悼其報酬之罔日

也竊惟人臣之所患者下情不能上達耳若已上達則見俞應不難矣乃臣蒙　皇上特加體亮謂臣以勞心致恙又為臣日夕嬰懷則臣情不可謂不上達然猶以暫攝見畀即出為期則臣情又何可謂之盡達祈籲轉切憐留轉殷尤不勝悶迫矣　皇上豈以當今九列大臣强半求去臣不宜復言去乎顧諸臣之求去各有所為或出一事之憤激或緣一時之抱痾耳臣則不然偪于衰晚時既不聽臣留發于懇夙心亦

不聽臣留此天下所共憐而亦共以為宜去者
也臣聞病者能自言其病病未甚也若臣病甚
而不能自言其病者也臣不能言而太醫五人
舉能為臣言當胗視之時相顧吐舌意雖望臣
復起終不能為臣曲諱于上前是安可責效于
調理而望痊于時日也臣數歲之中歲歲求去
顧是時而去臣亦有罪焉閣中無他輔天下多
隱孼而　皇上方獨憂于九重義固不可輒去
也今國事漸開二輔有交助之益　皇上無獨

憂之庚臣之求去不為不忠而臣身愈勉强病愈沉痼前期轉迫後效益微尚不求去實為不智夫物各有量量各有極無人之力至老而休彌天之心見棺而戢七尺之軀必有盡萬形之生必有毀龜腸蟬腹所需幾何而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顛仆强支之人立于班行則指摘四集以此迷罔多眩之人議于寀勿則過誤叢生臣實為免殆免辱之謀非敢附于知足知止之列而意圖感聖則不得不旁引曲

譬冀遂所懇伏望　皇上俯諒臣萬無矯飾之
心曲成臣始終出處之義早放還山以昭　聖
朝之待臣有禮不竭狗馬毒甕之力臣死之日
誓當結草臣無任瀝泣衆籲之至十月初六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昨因卿疏已諭朕意謂卿時下可出何以又
有此奏方今寓内多事朕倚名德弘濟艱難如左
右手固言求去豈卿所安尚勉為朕留還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亟出任事吏部知道

乞歸五疏

奏為丐還病骨情迫詞窮五懇 聖憐俯允休致事項臣因衰病日甚頻章告休伏蒙 溫旨賜留且遣鴻臚寺官臨臣宣諭 宸眷隆浹非臣敢當感激私衷徹于髓膂茍有人心奚忍更以去詞出口緣時日曠久攝理罔功揣量孱危真難勉强輒敢再進一言臣謹按會典有官員年老以禮致仕之文仰見國家待臣之厚始于賓興終于禮遣如孟子所言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真手足腹心一體之誼也盖君以禮處臣臣以禮自處以禮處臣所以恤臣之私以禮自處所以成君之美雖至去國而真意不衰斯盛世事柰何為臣者多不愛重其身而常待譴呵始去安在其為以禮自處乎昔人有言陛下未厭臣臣故得求去臣每誦斯言而悲之人臣而可以乞身之言進自非明主在上千載一時胡可得也臣事

皇上餘三十年蒙恩稠渥不可勝載雲龍魚水

豈足云諭幸未厭薄正臣可以乞身之時臣不
自言誰為臣言者昔田子方見老馬之服軛也
鮮而縱之曰少盡其力老而不休非人也臣願
皇上以老馬縱臣也古之役人者七十不事臣
去七十甚近而連歲勞役傷損實多臣復願
皇上以勞役縱臣也臣之百病在臟腑筋脉中
者醫能知之而人未盡知若今春對客鼻衄長
流此不可掩于人者又每日進閣出閣及酬應
諸司動輒汗流自頂注足率一日而五六易衣

嚴冬亦然此臣之役隸所素曉而甚詳者臣願
皇上以病苦縱臣也　皇上御極以来有輔臣
十四人而至于臣此十四人卒于官者六不合
去者五侍親及丁憂者各一獨吕調陽致仕耳
夫肱股寄勿情意流通而獨一調陽致仕亦人
臣未能以禮自處之故　仁主在上曷嘗靳于
體恤身為大臣既不能竭忠盡分以報主恩又
不能再三退讓以光主德臣實疚心敢比于調
陽懇祈致仕以昭聖朝待臣之禮俾萬代傳為

美談且全徵臣事君之禮俾臣子孫亦免殆辱
懇誠內激不能擇辭非敢固執鄙吝之私屢違
宸嚴之命惟　皇上憐允臣無任哀迫祈籲之
至

辨温中丞疏

奏為乞休本出夙心聞言恐不見察謹自表白因祈早賜致仕以杜衆疑事臣以久勞多病四疏乞休復有謝恩陳乞三疏總已七上矣未蒙恩俞正圖再請遣都御史温純按臣一揭為懇乞 聖明亟定國是以一衆志以保治安事内叅御史于永清都給事中姚文蔚而因言其肆無稽之說使臣一貫日抱無端之疑不安於位杜門不出等情其詳則言永清乗御史劉九經

疏中有十月南山之語與文蔚共言泰人欲擠
首相致臣一貫不得不疑云臣當時略讀純禍
一遍泛然不省隨請純入一一面解始知所謂
十月南山者謂九經論董裕等疏有云誠恐匪
人用而凡所引用者皆匪人則南山致慨師尹
十月興咨皇甫關係豈淺等語此為擠臣而發
也臣語純曰此疏一貫初讀過殊不之覺後亦
不曾再看且無一人提起令因公言始若發蒙
一貫求去自是行其素志已非一朝一夕實未

嘗抱無端之疑也純亦洞然面釋而去臣思此事若不為　皇上大廷言之恐天下傳聞不能諒察謂臣果因懷疑求去則本心不明而去志彌鬱不敢不備陳之臣惟朝士相攻自其故態但黨之一字則諸臣立言之過臣[illegible]不言黨第知憂國奉公者為賢不問其為黨也每與純言及此純亦素知臣心矣臣性跡直未嘗疑人臣素不預人黜陟未嘗致人之疑于永清姚文蔚既不與臣相聞彼于何處倡疑秦人何故而欲

擠臣忽自生此疑且臣九載直閣三年獨任雖是金石亦當銷毀病為真病乞為真乞即三尺童子可意度而知人亦不必生疑也久置身于得失之外而尚謂臣因疑求去則臣心晦矣第九經此言臣今日既已覺之益當自省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史子產不惡鄉校之謗李沆遜謝狂生之訕君子自反責躬宜厚純以前言為書坐期望之言乃其雅道聊為臣解嘲耳臣則安敢自恕他日之

記事者亦書生也得無慎乎臣如冥然悍然謂
已决非師尹皇甫則乖小心之義儻其實為師
尹皇甫也而予之以名復不受必當再蒙其殃
臣雖至愚不忍以此自居也影之難息不如息
形臣之求去固非因此而發亦當因此而力
皇上如謬愛臣幸即　賜允而令臣終不為師
尹皇甫上惠也臣又憶在閣時文書官送汪先
峤劉九經二本傳　皇上口諭汪先峤官准他
劉九經妄劾大臣着降三級用臣等相顧駭愕

恐文書官所傳不真再三詢問的實臣執筆擬
票與二臣商量令摧折老成一句則臣鯉之所
口擬橫及多官一句則臣賡之所口擬朝廷將
何倚用六字又二臣之所同擬臣皆採用未嘗
加損一字蓋三臣同奉 聖意如此票罷之後
臣賡歎息而言九經是我門生一疏而妄劾四
大臣 皇上處之極當臣等又共服賡之不私
也其日之事如此而外人尚有疑臣之擠九經
者賴二臣能為臣明耳臣恐天下後世之疑臣

不解也敢因今日而併言之以表臣區區不姤之心伏乞　皇上憐臣久居于多凶多懼之地俯亮其息形止影之情早放致仕以全晚節若乃在廷紛紜之議則有　聖明乾斷在上諸司公論在下臣去國之身不敢復預臣無任惶恐待　命之至十月二十五日上二十七日奉

聖旨卿向以積勞求去原非懷疑而發況既無所聞疑從何起朕素知卿忠誠亮易何必具疏自明方今國家多事議論紛紜正須卿坐鎮人心以定

國家遣着鴻臚寺堂上官再往宣諭亟出贊理以
副朕惓惓眷懷吏部知道

請點用劉遼等處督撫揭帖

題臣等忝為閣臣無所補報第思奠寧邦域以釋 皇上宵旰之憂比来天時人事數見災異誠恐夷狄盜賊乘間而起揆度機宜惟在使人各舉其職以鎮輯之此急務也劉遼內護陵京外控倭虜總督萬世德身故兩月而未有代者人人皆以為慮延綏與套虜為隣新許款市戎心叵測孰能保之巡撫孫維城身故半年矣陝西關輔輿壤又有洮岷防邊之急巡撫賈待問

近亦報故至于河南巡撫曾如春已陞總河而
中土為四方交會又有治水之事浙江巡撫劉
元霖已經丁憂首藩財賦所出而又有防倭之
責鳳陽巡撫李三才允去未代淮徐水陸之衝
而又有總漕之任以上一總督五巡撫所轄居
天下之半且關軍旅重務而官缺事廢可為寒
心吏部屢經推上具在御前此臣等日夜望
皇上簡命以充者也内惟李三才原因過為謙
讓致生推諉之疑其人才望素優儘堪驅策儻

蒙留用實乃　聖政之光宜早渙明命庶可令安心展布也臣等又聞天下兩司方面官缺至五六十員未經補足此皆有地方專責者儻有盜賊誰任其咎盜賊猶水火也水火初發之時但得一人在旁捧土勺水即可救止惟謾無專責互相推諉直至主人覺寤而始救之勢已燎原滔天嗟無及矣朝廷布列有司使各受其專責又設立督撫使各責其有司若督撫得行其法有司皆舉其官雖有不軌之徒猝然而起一

舉手投足而可易危為安此亦以捧土勺水而弭水火之大災者也失此而坐令蔓延震蘯遐邇雖幸勝之所傷多矣比之早置一人其事孰簡其利孰大故天下官員不可視為泛常虛而不補令九卿會推該部選擬具有成法諒無敢私若有不堪昭在耳目科道糾彈諒無遺漏所望 皇上思患預防命官分治各加委任嚴責成功凡有題請隨賜點用則朝廷之精神膂力充溢于寰中而四方之夷狄盜賊無逃于掌上

矣十一月二十四日上

留温中丞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日接得都御史温純揭帖以哀病求去今日發票未見此本竊惟本官求去之章前已再上及今而三上矣未嘗省發心有未安都察院綱紀總司本官素持清肅而僉都陳藕近復丁憂止純一人在職若不勉令視事誠恐廢曠滋多伏乞　皇上俯念或親賜玉音督之即出或發臣等票擬恭俟　上裁臣等不勝惓惓佇仰之至十二月初二日上

請取回潘相揭帖

題臣等竊惟江西稅監潘相初到任時頗稱安靜官民相安而上供之需亦甚饒裕不知今年何故遽爾改節致令一省軍民及宗室生儒幾釀大變身犯衆怒不知自省而更為酷烈欲以威服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江西貧瘠之民不能無反側之慮矣相之諸舛姑未備論只主張開廣信封山一事真為失計此山無甚大木即有一二亦雜木耳萬山深處縣崖難出若使

可採彼界在江西福建浙江之間人烟甚衆爭相販鬻久矣豈得留到于今宣德正統間葉宗留鄧茂七等賊巢穴于此借王聚黨殺官害民大費征討歷十餘年而僅得招安未嘗以戰勝也是以奉有　嚴旨封禁妄開者重治今若再開則三省之患不知所終利未得于分毫而害有過于丘山甚可慮也潘相身自往勘履危蹈險亦明知其不可開而為參隨奏民等所挾不敢轉聞知其不可為而復為之其愚可知相又

奏稅監勘合馬牌不許驛傳有司掛號此又擅改　祖宗成法大不可之事國家政務無一不相制相轄雖　御前駕帖亦赴該科掛號豈獨相之差遣不許各衙門預聞何奸不可為而何亂不可生所宜亟行禁止者也相又請添觧送磁器船隻每府各造一隻每隻當費萬金江西十三府當費十三萬夫磁器歲觧未聞缺供何獨今日而議造船不貲之費又將何出不惟不可抑亦不必即使用船一船所載亦已無算何

用此多船為也　皇上聖明可以洞燭其故矣
至于泰和石膏其利益微而其害益大江西習
俗尤重風水此山乃一省龍脉所係豈忍傷之
彼中士民必不相安亂虞之作又在眉睫以上
四事臣等深為地方危深為朝廷危亦深為藩
相危也宣正間葉鄧之亂起于廣信封山正德
間宸濠之亂起于南昌省城當時縉紳士民亦
靡然從之為亂今相既攖宗室之怒又開賊巢
之釁業怨太多釀禍不小竊恐湖廣覆轍又在

茲矣臣等訪得潘相亦非兇狠奸豪之輩乃一愚魯無能之人初到任時虛心與各官和衷行事故公私皆便上下咸宜時日漸久匪人日多唆哄播弄以至此極邇來司道等官畏其橫噬槩不相接而巡撫夏良心杜門不出一意請告遠近地方益以洶洶既無文武官員協恭行事實恐旦晚之間又以變聞伏望 皇上乾剛獨斷取回潘相而以其所領諸務交付湖口稅監李道使之兼管李道頗有賢聲必能上體 皇

上之心下安軍民之心兩諧並得靖亂匡時庶

幾聖慮康寧而臣等亦得少寬危悚也十二月初七日

上

請放詔獄淹繫揭帖

三臣題臣等照得北鎮撫司係詔獄之所職掌止是打問問過即送法司暫將犯人寄監故監房不多而監地亦窄近來打問過犯官馮應京等積下數多更無容處至將神廟悉行褻瀆公廳亦皆作踐雜囂臭穢瘟疫流行冬來寒氣異常殊難存活悲號慟絕聲徹內外一墻之隔即是通衢擔地呼天驚遠震邇靜夜之際尤不忍聞似非所以收寧人心而感召和氣也除前此

王之翰周應麒等遠亾外適又報陳奇可死于
衛禁吳應鴻死于司禁沈希孟死于刑禁兎死
狐悲人人灑涕臣等竊惟古之聖主澤及枯骨
其于囚繫倍加哀矜春間蒙 皇上念及此輩
諭令釋放且許各還官職俟及一年猶未沾恵
今冬日且盡百官例有滿除而獨此淹沉猶抱
向隅之泣臣等敢為之齋沐上請儻蒙太霈弘
恩如春間 聖旨赦罪還職則堯舜之鴻名頃
刻而垂萬古日月之光華須臾而徹覆盆臣一

貫向來親奉　玉音而未遑將順者得從此對
颺宣布不勝大願萬一　聖心猶有所待乞送
發刑部分別擬議罪名請旨　上裁亦　明主
如天之德解網之仁副春初欽恤之心而慰道
路行惻之意也近者刑科該道皆具有本仰祈
開納即　賜批發臣等不勝哀禱之至　十二月十四日
上